





五月巳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日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燠旱草木為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即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水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考天占盛陽雨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治亂關頭  
明明揭出

水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迫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訐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憂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視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協應內蠹一掃則外憂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卽遭愚戇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徒思繾綣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

以詬辱之餘自甘頹耗。卽此行徑。豈復能伸眉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遷歲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譴呵隨下。數日之內。疊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叅劾輔臣之故。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心機括果如所揣。是

皇上之震疊。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猜度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煬灶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看眼便火  
益終身

奏外庭嘖嘖咸謂與竅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言而干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陰其能迺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嘖笑之暇漸與相

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

其人隱曲  
非得不恨  
切心髓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無成

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構之端生於長舌其為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但被說破  
真識微見  
益之智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袒之分既息一網之弊何為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既構此為新題宵人遂雜附以愴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馬先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十載而下復警心于樂羊之謫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即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即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為旋轉即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李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為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固嘗勤惕自克待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遲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臣于羣陰方盛釁孽漸生之日敢以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師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朗誦一過  
便有快風  
破窓而入  
容直政以  
教忠議論  
絕確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情緣灰靡于習套營惑于奸訛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疆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為受殊恩。負眾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債轅。而猶且干城倚之心。齎寄之。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卽有表忠卹死之典。亦視為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搽乎。臣以為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盈竭之候也。一

難言也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鬯有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而臣等耳目之司。克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卹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舉與錯違。何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則處而閒曹之旁。噐則不處愛與憎。舛何以持。权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  
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

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蘊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

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

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魴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

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

之丈夫。而關通于婦寺。此何如卑暗乎。以籍叢煬灶之奸。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四十四  
而托之乎奉公潔已。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為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之飾怒。罰始足為威。人人為。

公家用而不為私門用。人人為邊疆謀而不為身家謀。于以轉離為合。化弱為強。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傷哉

魂怨氣。亦有以干。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取來京。如。驗。試。不。誣。卽。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為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  
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子者揭標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廕請  
卹之

恩例宜核

恩例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隨得至以名器為  
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玩將宜治

賈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  
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

兵餉宜急

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耽延而日公然閣  
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

營軍宜練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  
如無設也

許明急切  
節使賈長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沙復生恐  
不能加一  
憂危之詞  
于其上

宗社其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瀋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  
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而  
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

臣  
高目

國勢腐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戢寧  
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為痛哭者四。可為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死繼之可也乃持劍衣鱗者聞先聲而宵

遁若草木之盡甲兵秉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

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逝復用而桑榆暮收猶哆哆高談

若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死軍中身親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為痛哭者一材官武騎

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搴旗也乃純

袴肉食者見虜股票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

逆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邇者遵義把總插血締盟列營露

外公然與督臣為難而廣寧一二逃將匿影埋形莫繇緝

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為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朱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嚙指示

信者誰其人哉可為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

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啻鯨吞而

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

邇者登萊西丁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

晝持梃蜂擁楊叅將之門夥屋探囊莫敢誰何

輦轂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槐葉藁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頃閱經臣疏稱。逃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錡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極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將。今赴赴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講器械。今剗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卽奉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卽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卽來也。語云。虺蛇終日不噬。則嚙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卽來。正策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已也。可爲痛哭者四。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加派。迫于追呼。剜心醫眼。嘆漚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家之俱困。斯民鞅鞅。蹙額無措。怨囂之聲。愁慘之狀。不忍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竢竢黎庶。咸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瞋目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救寧。則劫盜奸淫。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固懷乘機伺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一聞訛言舉

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捆載而行。將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卽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朒矣。軍心驕悍矣。民心在在搖動矣。臣故曰一無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撻兵。鈍刃不可以截肉。債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逝臣罪案已定者。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雪。

國耻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么麼小醜。其何能爲。務各安室家。無動搖。其有妖言惑衆者。卽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聳將士。以此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綰離析不

兩朝御制卷十三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効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徇情好。勿空言飾聽。勿目前塞責。惟是剖心嘗胆。泣血枕戈。期必淨掃奴氛而後已。近如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成等二人入都爲國血誠備極苦心業微。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息豈杜郵  
垂永芳謨  
疏也  
疏也



天地爲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爲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爲兢兢卽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帑用人蠲征起廢無不隨請隨下媿美二祖天下稱爲中興令主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敦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禁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掛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以言爲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唐宗哉亦建議稟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咨諸位又濟濟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劄之亦易傷于峭勵而又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為逆耳之贅填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為三說以預箴當事之臣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吾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掇拾以塞責耶每見初服持白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鳴之喙嗷嗷然非樹已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即如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帥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猶然無已何耶頃讞案呈矣如山莫移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安用是多指之亂視耶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五十二  
以爲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  
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爲舉

最便法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知連名六科合爲一疏十  
三道合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  
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

倘

俞旨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  
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  
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掣議論歸一  
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  
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稟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  
平時且不可爲訓况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  
催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於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已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卽如近日應決之奸宄。填滿獄中。無名之磷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台之瓜。指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焰。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鬱中外磨齒之公憤。此皆輔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担当。有必當奏議者。照常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舉

朝共以爲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筆批煞。卽宮府危疑之情。庸人駭爲不敢齒者。不難直報。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諛。臣。憚。爲。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以。時。日。勤。之。以。奏。報。朝。廷。不。頒。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足。當。百。人。之。請。一

旨。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一。曰。覆。議。忌。于。惟。怯。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叅之以時事之機宜卽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竇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爲成  
功

明旨便爲令甲當局之職業旣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局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情恤面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塞責若疏中之意義有歧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簡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卽嚴旨竊

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

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遭遇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

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

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弛

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

公叅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爲倚閣勿畏人之議吾

之後而故爲觀望勿慮前官謂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五十五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卽議可覆者卽覆大家放下冷面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叅奏之法已經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鼎鑊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電霾之戾氣可駭可詫近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淫怒以逞無亦日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囹圄肘腋之奸連袂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爲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日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囹圄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尾而撩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卽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臣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爲振  
奮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  
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頗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  
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  
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間虜傲望風遠遁此婦人而鬚  
眉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見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  
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旣  
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自負  
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迺臣得  
免釁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  
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  
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弋弼之推轂，兩人復覩顏仕遼，白骨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筭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蹄以為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儼，惴焉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為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囚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却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曠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為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今開局修史，當為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為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為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



也一逝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面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誰秉

此時當國者能無媿汗否

國成而昇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為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為機竄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削草菅天方授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已知彼堅壁固圉猶不失為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割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剋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即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實貽之維翰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遼為金穴倚署道為壘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即攫取官帑一節賊私狼藉是肱篋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強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鑿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  
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  
乎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  
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眾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經畧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應之道以豫勝也

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

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

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虩而又禱之以西虜也來不來

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苦心籌畫  
實心任事  
真非門鎖  
鑰

過肖

懼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訐而

又禱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

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

艱乎內外多戾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

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

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

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

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

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

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

俱已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種土腥風灌莽滿  
骷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祈寒千間席舍破壞  
棚場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  
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  
避關前多散潰散之形立見而難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  
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餒氣猶難立振矧以  
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為憂  
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  
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沈澆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  
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  
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效  
頤浩之愚以海為無足虞也。城地為角山山脉從居庸古  
北喜峰迤透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  
枕之繚垣于山是為邊牆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  
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闕為閤刀叉喜嶺蜿蜒  
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捨矢達城樓登嶺下  
睥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炮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

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戡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  
 有戡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  
 之防有兩河為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為衝邊絕  
 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  
 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  
 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為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為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  
 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  
 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為捍蔽但計費正鉅而  
 民夫當用數百萬夫國家為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于

畿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  
 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為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  
 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宇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眾奔  
 踰有汗漫不及收之勢况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  
 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  
 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墻畢竟當築不築  
 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  
 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懼斬溫禺以釁鼓血郵支以染  
 鐔決不以虜遺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籍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  
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櫻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  
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

宸聰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  
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  
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  
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 京師有募  
兵之令而邊軍起攜貳之心軍逝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  
上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

苦邊寨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  
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求  
增不得邊軍立潰則 都下之召兵爲之喘矢也添一官  
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  
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令旂令箭  
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兎  
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  
鑿潰離之轍蚊聚烏合之兵卽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奚以爲剡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腸霄文枯骨亟宜令  
彼處撫按銷弭前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  
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  
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恟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  
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克廷百僚布置  
我

皇上冲歲勵精臨御不輟於凡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此疏痛醒  
可以針人  
心之積玩  
廟堂舉行  
寧容稍後

捷如轉圜似爲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  
空懸章程不飭絲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祇  
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學生紳  
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灰任事之  
心內外大小之間相冒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  
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  
之飾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  
感慨遭時安敢勦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爲不多  
征兵不爲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  
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為奴效死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銳實實欲削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為實而無采虛名非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為借者藉口韜鈴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為孫吳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淺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怙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為將帥即如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為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遇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侈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冒破難稽賈祥之兵矯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為二東隱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眾何益也。技藝以用之對壘者為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為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革命中為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吞刀走索之徒充選聞有榆關之調遂挾眾囂凌甘心斥逐

前日鬪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爲實。而無務淫巧。稽火器最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爲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爲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燿賭聞。不知制愈巧。用愈舛。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爲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效也。營陣以裨於衝突者爲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握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弃勿習。而竊裴緒李筌之僞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剋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家背嵬。教以低頭砍殺。卽兀酋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聞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究且兵未見敵而先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拘言守。一切城塹不設。濠陷不挑。究且賊未泊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盲。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啗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譁則逃何可一日無法臣愚以為法行自遠不若行之近者之倍為震也雷霆一擊而傳响者殊疾也法行自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為悚也歛表一芟而望景者自端也今

輦轂之下拆廟拆屋之兇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飭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為常事乎司寇之獄逃紳逃弁之逮纍纍是矣若不速為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為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輕重一味以平穩為王道遇沉痾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朮用效亦猶是也臣以禦虜諸實著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眩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變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實效一惟

國法為凜凜寧直畫關為守於以恢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何為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檢關濫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  
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爲  
輔弼元臣朕嘉補牘不難轉圜卿宜卽出佐理表率百僚  
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  
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刻有西  
山草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  
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流  
言突起附耳偶語籍籍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  
避禍制臺房公壯麗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  
梟示黨與潛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腑之隱奸奠  
大藩于盤石勘  
亂之畧備矣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皇言共襄捷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  
經畧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某揭為運艘回津  
順齋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毛  
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囚虎難鬪飛鳥難依臣部向議  
發閩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  
急誠矜之也已而閩兵不能即發則請淮上兵勒期渡海  
竊為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  
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疏甫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  
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  
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所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  
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  
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出當此軍興缺乏臣  
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  
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准兵見在登萊  
堪以即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  
部再發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器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庶  
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卽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藩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先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奏報曰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呈  
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楊子雨楊子雷兄弟各倡異教  
較射爭鬪皆爲打傷今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散等情  
十一日又據該道主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太張世佩  
等聚衆千人左右大營札營本州并鉅野縣武軍鎗夫  
千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持鎗刀拒捕卽將李太并  
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卽捉獲身邊搜出紙人四  
千號稱四大金剛趙萊一包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  
逃走十四日又據該道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教首徐鴻  
儒號數千人徑圍魏家庄又據鄆縣據稱白蓮教黨一  
千八百餘人前來本縣梁家樓圍劫當令捕官督統馬  
快民壯擒拿勢甚兇勇不敢向近距縣僅二十里急在  
燃眉等因又據曹州報稱探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入  
人轎在下家屯殺一猪一羊以祭刀往梁山取齊同山  
西第二頭目兄弟不知數目同行約至梁山寄下婦人  
數口方言交戰緣由到職職聞報卽委都司廖棟領鋒

營馬步兵二千名、臨清署專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州遊擊張榜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辦勦捕、但省城距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二州鉅野鄆城七百餘里、未能旦夕猝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兗五道統各道營兵、并沙溝守備王文燁各州縣鄉兵先就近防勦、外職復思白蓮教為首逆黨、有限鄉村愚民、誤被協從者、實多、師一興、玉石俱焚、恐干天地之租、臣差官持長柄白牌、開示禍福、曉諭二次、又大發告示、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有出首解散者、俱准免罪、不許官兵妄殺、去後、徐鴻儒于文啓原係鄆城鉅野之界、首人因與棒捶會相構結黨、先占梁家樓、十三日巳時、搶進鄆城縣裡、知縣俞子翼逃到坡上、典史俞公子被害、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是戴紅巾的殺人、即時將南門開了、不費一點氣力、是實職捐糜而長慟、曰有是哉、遼廣之復轍也、近因東氛未靖、人情洶洶、民無固志、臣已慮及于此、二月條奏、城守一款、責有司保守城池、嚴明賞罰、申令不啻再三、不意該縣之弃城如迺屣也、夫白蓮棒捶二教、處處有之、而曹濮為甚、昨者二教爭勝、聚眾擾攘、有司不得、不行緝捕、三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始而圍庄院、繼

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傾趨、飛渡、無奈俞子翼之不然也、儼報日聞、不知隄備、罪之一也、城夫隱占、不令守埋、罪之二也、逆黨滿城、不知覺察、罪之三也、火起、內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弃城逃、掉臂不顧、罪之五也、總之律以失陷城池、其何辭、但本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子被殺、未知虛實、亦于罪難姑貸耳、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口、俟查明續報外、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敢一日而少緩哉、該職會同總理河道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奏、伏乞勅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逃走知縣俞子翼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遺員缺、作速銓補、至白蓮教黨、敢于倡亂也、不因饑荒、不為催科、祇緣久蓄異謀、遂爾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營大兵、並合五道甲士、分路並進、齊心合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則追勦、釜底魚游、何難即滅、不敢以賊貽君父憂也、若職明不能以燭遠、智不足以防奸、異教猖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失守、安攘之責、奚辭、時方討賊、恐涉規避、少俟事平之日、自効求罷、統乞聖明垂察、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酋父子虎視瀘汭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得勝之雄兵擊瀘汭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著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徑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札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為謀慮亦狡且秘矣我兵前此濠江而守甕一以力防下潰一以密圖攻城意將出奇以取勝耳然不若穩據兩關堵截固守。

使賊酋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于是總理四川監軍軍道丘志克貴州監軍軍道楊述程會同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煥率領親丁及毛兵營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石柵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遶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深溝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真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甚如斯日者也二十五日部行督兵攻城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陞河南新鄭知縣胡年表報甲職丁二郎關分布河南北兩路溪土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將士旂手領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令宣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佐等併力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鼓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報一二日內即可擒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王戊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卽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顛、輕輕轉語、贅以黠猾、眼目顯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顛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調、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顛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卽此觀之、風顛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顛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顛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抹盡、卽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論方輔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璠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今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卽患虛弱之症曾召閣部科道官入

時會奏未  
上克纘先  
有此揭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卽傳取人乳藥白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田心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早卽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有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諭方輔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煽處傾城、

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

寶玉大弓、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高日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臣強

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為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

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

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兩朝從信錄 卷十三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浙江道日彩遵

旨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冊蓋爲禮臣孫慎行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謚益移宮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大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在河東巡鹽未躬逢一切鼎革大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進紅丸一事果繇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目卽爲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既進

九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卽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聞其入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窩中  
尋虎兒琦應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比之咀呪未必從哲宵心受  
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然當  
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  
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  
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晉陸大  
受等直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拆奸逆之萌而  
寒賊臣之膽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思而定中  
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拆奸謀  
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  
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謚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為數年不了之局。或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器。悠悠富貴。識既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我

皇上平滑之事。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守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為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虛衷無袒。直布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造青冊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冒奸弊百出。工部科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為無端被誣。

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論方并論  
黃本兵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為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

此時從哲亟

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貫如是。夫賞金

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

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

弒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

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為大不可者

也。第二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

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為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為

內朝從信錄 卷十三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于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了廷元  
案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

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竄。明其不

癩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爲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義憤執本

兩朝從信錄卷十三

終





